

安全研究

中东地区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

叶青

摘要：本文在对中东地区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发现了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体系，而是具有某种开放性，其发展演化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受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二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存在，中东地区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使该地区的国际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共同体的特征。

关键词：中东；地区体系；国际体系；地区一体化

作者简介：叶青，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40）。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7) 05 - 0040 - 06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中东体系是当前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对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中东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从诞生伊始就带着内生的缺陷，并非完全独立的体系。同时，由于中东社会所独具的宗教文化特质和共同的历史经历，中东的国际体系又表现出一种“大家庭”的特色。研究中东国际体系发展的特点，对更好理解中东局势的发展不无借鉴。

一、中东地区国际体系演变的三个阶段

近代之前，中东大部分地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对于本地区来说，发轫于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以其为中心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规范，都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而来的舶来品。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相类似，中东地区也是被动地嵌入到当代国际体系之中，并受到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力量的驱动和制约。回顾中东国家建立、巩固和融入到当前国际体系中的过程，可以将冷战前中东国际体系的演变简单地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近代直至二战结束，在此时期，民族主义被首次引入中东，并引发了本土民族主义的觉醒，其标志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在一战之前，整个中东地区几乎不存在独立于伊斯兰教的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一部分在欧洲国家接受西方教育的中东知识分子开始较系统地接触到了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基督徒对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土自身的民族主义也开始兴起，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土耳其进行“突厥化”和“去伊斯兰化”的尝试和努力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弹，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进程。到二战之前，尽管大多数中东国家

仍然处于殖民或半殖民的统治之下，但是阿拉伯国家建立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已基本具备。

第二阶段始自二战结束开始至 20 世纪六十年代末，此阶段经历了泛阿拉伯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在此阶段，伴随着席卷世界的非殖民化浪潮，英法在中东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初现端倪。各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开始起步，但是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不足，且受到了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挑战，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之间的争夺限定了这一阶段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基本规范。

作为较早获得独立的中东国家，埃及在“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之前，一度强调本国的埃及特性，对泛阿拉伯主义事业并不十分热衷。但在纳赛尔掌权后，他意识到了泛阿拉伯主义的规范对于确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价值。在纳赛尔的大力推动下，泛阿拉伯主义蓬勃兴起，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产生越来越大的冲突。由于受泛阿拉伯主义思潮的威胁，各阿拉伯国家为保证自身政权的安全，反而日趋强调自身独特的身份和国家主权，大力建构本土的民族主义认同。阿拉伯国家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是泛阿拉伯主义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其旗手纳赛尔的声望一落千丈，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泛阿拉伯主义的基础，本地区人民对阿拉伯统一事业的失望使各阿拉伯国家加紧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步伐。

第三阶段从 60 年代末开始一直到冷战结束，在这一阶段，民族国家体系在中东地区基本得到确立。中东国家之间的边界虽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总体已经划定，各中东国家的建设步入正轨，官僚机构日益完备。随着石油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社会机构、福利体系等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国家认同在与其他认同的争夺中日益占据上风，合法性不断得到巩固。其结果是中东国家的国内统治趋于稳定，中东地区进入了所谓的政治强人的统治时期，政变和动乱的频率大幅度下降，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随着各国政府统治能力的巩固，中东国家能够越来越多公开地用国家利益为自己的政策行为辩解，按照穆夫提的说法，阿拉伯政权只有在处于比较虚弱和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考虑团结，这可以被称之为“防御性的统一主义”^{[1] 10-16}。但当自身的政权得到稳固之后，阿拉伯团结往往就让位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在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再次失败使得各阿拉伯国家不愿意为了泛阿拉伯利益而牺牲本国利益。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之中没有选择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了非阿拉伯的伊朗一边。从 70 年代末开始，许多学者开始讨论起泛阿拉伯主义的未来，著名学者福阿德·阿贾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断言了“泛阿拉伯主义的终结”^{[2] 355-373}。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或者说意识形态，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力日趋式微，且随着巴勒斯坦本土认同的逐渐形成，巴勒斯坦问题作为泛阿拉伯主义事业核心问题的地位趋于下降，也相应地削弱了泛阿拉伯主义在其他中东国家的影响力。

二、中东国际体系的基本特点

从中东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来看，它在自身发展以及与全球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要掌握中东局势变化的规律，首先应该对其地区体系的发展特点有一定的认识。

1、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具有某种开放性，其发展演化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民族国家体系对于中东地区来说并不是自主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外生的产物，从一开始就带有严重的内生缺陷。自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西方将现代化引入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体系也伴随着西方殖民化的脚步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地强加在这个地区，这是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建设的“原罪”^{[3] 3}。在一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遭到惨败。随着凯末尔仿效西方建立起世俗的政

教分离的体系以及于 1924 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宣告终结。作为战胜国，英法以两国于 1916 年 3 月 17 日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为蓝本，划分了各自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北非的埃及和苏丹、海湾地区、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等，而法国的势力范围则主要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

西方帝国主义争夺中东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结果是，中东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分是任意的，这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一是国家边界和民族边界的不一致性。随着民族主义在中东国家的确立，领土收复主义也在这些国家扎下了根，形形色色的领土收复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随处可见，并成为导致中东地区绵延不绝的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伊战争的一个诱因就是伊朗和伊拉克围绕阿拉伯河划界的争议，伊朗和海湾国家关系紧张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伊朗和阿联酋围绕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的争夺等。此外，中东国家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一些民族并不拥有自己的国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四国，由于库尔德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梦想，库尔德人不仅成为所在国家的内政问题，而且也是影响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些国家对内要防范库尔德人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对外又通过扶植邻国的库尔德人组织和运动，试图获得对邻国的政治优势，这在两伊关系、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关系、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关系上都体现得最为明显；二是领土的划分忽视了中东地区历史上长期统一于某个帝国的事实，忽视了中东地区民间频繁持续的各种联系，其结果是事实上的主权国家的边界和一个想象中的统一共同体的边界之间的不一致性，也导致各种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此起彼伏，对各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严重挑战，由此构成了中东国际体系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一方面，西方强加了一种以领土分化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这种体系只是部分反映了该地区的历史和传统；而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本土的反体系力量，它们或是围绕领土，或是围绕意识形态，或是围绕家族和部落群体，或是围绕宗教，或是围绕针对西方的态度等开展活动。^{[4] 133}

其次，二战结束后，随着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中东地区对于国际体系的依附依然如故。正如布赞所指出的那样，自西方殖民主义从第三世界撤退之后，伊斯兰世界是唯一一个未能成功地重新把自己再次树立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角色的传统文明。^{[5] 246-247} 这构成了当代中东地区政治的重要背景。

依附理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很好地分析了中东国家作为依附国依赖于西方中心地区的关系。依附理论认为，中东地区是被嵌入在由西方中心地区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在依附国内扶植起一批精英和阶层，使他们能够从这种依附关系中获益，依靠他们来实现间接统治和服务于中心国的利益。中心国强化同依附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破坏依附国之间的联合。帝国主义对中东采取在政治和经济上“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它们依赖中心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并鼓动它们互相为敌。

从地缘角度来看，中东地区地处两大洋之间，横跨欧亚非三洲，沟通东西方交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位置。中东地区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鉴于石油作为特殊商品所具有的战略和政治价值，中东地区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更为显著和突出。即使在殖民主义时期结束后，大国尤其是西方对这一地区的渗透仍在继续，冷战期间，美苏在中东的争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中东国际关系的动力。以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为例，美国利用以色列来遏制苏联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萨达特在中东和平进程上的政策调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埃及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大规模的苏联援助也依然不足以确保它对抗以色列。美国在 1973 年战争和战后对以色列的援助大大压倒了苏联，这种对盟友的帮助给其他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美国才能阻止以色列的进攻威胁，或是迫使以色列归还占领的阿拉伯土地。正如基辛格所评论的那样，“美国在追求此一目标时，采取两项互补的政策：对于苏联军事支持或涉及到苏联军事威胁的任何阿拉伯国家之举动，皆予以封锁抵制；若是阿拉伯领袖不满僵持对峙，与苏联疏远而转向美国，这将引导和平进程，这些条件在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之后出现。”^{[6] 682} 简言之，尼克松政府中东政策的精华在于通过强化以

色列，迫使阿拉伯国家不断面对挫折，并越来越承担不起继续冲突的代价，“戴维营谈判成功的关键是萨达特认识到，唯一能够收回领土的方法是转投美国一方，并与以色列实现和平。”^{[7] 171}

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依然是大国博弈的主要舞台，也汇集了各种全球性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对国际体系的变化仍然非常敏感。冷战结束后，美国借海湾战争的胜利基本确立了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并获得了在海湾地区驻军的权利，美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海湾战争的结束激发了国际社会和中东本地社会对于新中东秩序的期望，冷战的结束和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使得人们一度对于中东和平持乐观态度，以色列也开始讨论作为正常国家加入中东体系，并憧憬一个“新中东”的出现。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巴以谈判最终陷入严重僵局。美国的中东政策越来越陷入到一种合法性危机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中东体系的现状缺乏本土的大众合法性，它是建立在外来的霸权力量和只有一小部分能够从中获益的经济和安全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美国继续使用武力对维持这种现状非常关键，但是矛盾的是，这进一步削弱了这种现状的合法性。如果美国的力量发生问题的话，地区秩序很可能再次面对来自于下层和内部的不稳定的挑战。”^{[8] 87}

2、由于历史和文化纽带的长期联系，中东国际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共同体的特征。

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经过十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东伊斯兰世界已经发展出一种多重的联系网，语言、文化、宗教等因素的相对同质性使得他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显得异常密集和频繁，因而构成了一个大地区的概念，也形成了本地区国际关系基本的情境性框架。有学者指出，阿拉伯地区环境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人民和领导精英之间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同质性程度很高，这创造出一种很强的亲缘感甚至是认同感。^{[9] 55}

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中东各国一样有如此多样和频繁的跨越边界的交流和互动，这使得中东地区具有一定的共同体特质。虽然民族统一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非常普遍，但对于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核心地区而言，最独一无二的是其具有格外强烈的超国家认同的历史，“在中东，次国家和超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展开竞争，激励着跨国运动，并限制着纯粹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行为。”^{[10] 2}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民族主义的引入，本地区根据领土划分为一个个政治上的小单位，但地区民族主义者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中东大社会的背景条件。因此，在中东地区，合法性是政治斗争的焦点所在，而这又体现在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两个层面上。

从国内合法性来说，民族主义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民族国家的建立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各国的精英和统治阶级。在中东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再有民族主义，现代国家利用其强大的官僚机器对空间和历史事件重新加以描述以强化民族主义认同，期待在既定的领土范围内重新建构起一种新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纽带，并形成相应的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围绕各种利益的争夺首先表现为对话语制高点的争夺，“在政治社会学中，没有哪一个方面能够像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那样，生动地体现纯粹观念的重要性。一个民族的形成有赖于领导层及其追随者们具有能发现一套通用的符号系统的能力，正是以这些符号为基础，他们之间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厦的建立也才会具备重要的根基。事实上，对一些观察家来说，寻找并维持一套通用的符号系统而进行的长期且常常是迂回曲折的斗争，是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11] 264-265}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精英模式，政治精英在多种认同中主动选择一种最为有利的认同形式去建构自己和他者以及历史，而且还必须将自己的政策进行合法化辩护，似乎这些政策和纲领也符合大众的期待。但政治领导人们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他们虽可利用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去强行贯彻其主张，但社会和大众并不总是服从的，尤其是在中东这样具有浓厚伊斯兰文化氛围的地区，往往会引发民主危机，也就是国家认同不能完全反映和满足社会的需求，由此导致了中东国家持续的不稳定，影响国内安全。

从地区层面而言，由于受到共同历史和文化的影響，许多中东国家往往受到一些超国家规范的制约，也导致一些局部问题成为泛地区的共同事业，巴勒斯坦问题长期以来成为泛阿拉伯事业

的核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内，国内政治和对外政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有学者准确地总结道，“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几乎不是真正的外交关系，而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政治的一部分。”^{[12] 2-3}许多国内问题并不是纯粹的国内问题，而是必须被置于地区的视角之下。中东国家体系是建立在各个国家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基础之上，各国的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模糊和流动的。

在民族国家的建设问题上，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间存在着关键的区别：阿拉伯领导人试图将其“想象的共同体”从跨国的层次上拉回到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则试图从次国家的族群中发展出共同的国家认同。其后果是，中东民族国家建设过程是在地区的层次上产生的，而不仅仅是在国内层次上。^{[13] 9-10}以阿盟为例，阿盟是最早的地区组织之一，从一开始就将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作为其目标，而当时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还很不稳固，甚至一些国家还没有获得民族独立。这似乎和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由于地区统一所具有的强大的规范作用，中东国家的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巩固民族认同以免丧失自主性的任务。所有中东国家，特别是那些期待在地区发挥影响的领导人都关注那些具有统一性的核心问题。作为地区集体安全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地区核心问题往往被不同的政权所利用，或是作为合法化的工具或是使竞争者丧失相应的合法性。地区大国期望利用这些核心问题来扩张在地区政治中的统治地位，而中小国家则要防止大国利用这些核心问题来干预本国内政。

由于统一的文化共同体的存在，虽然各国在政治上各自为政，但政治和宗教的认同却往往无视各国的边界。其结果是，中东地区许多的政治和宗教领导人可以向本国疆域之外的政治或宗教中心输出忠诚，任何中东领导人都能够轻易地通过资助邻国的报纸和反对派以寻求邻国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鉴于这种特殊情况，对统一的追求很容易被证明是对某个特定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分裂作用，因为支持和其他一个外部势力结盟的人经常会和支持另外一种联盟的人陷入血腥的冲突之中。^{[14] 20-21}迈克·巴纳特对阿拉伯国家间政治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阿拉伯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国家身份在泛阿拉伯主义和民族国家主权这两极之间的演变。阿拉伯领导人的行为帮助建立了泛阿拉伯主义，他们通过竞争去赢得公众舆论，通过在促进阿拉伯事业方面将自己的竞争对手挤出局来寻求领导权。但是阿拉伯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在解构着泛阿拉伯主义，由于受到了泛阿拉伯事业的威胁，各阿拉伯国家反而日趋强调自身独特的认同和国家主权。^[15]

三、结语

简言之，由于中东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地区统一的规范之间存在着张力，社会和普通大众对国家行为的预期和这些国家的实际行为间存在着不一致，在地区统一的理想和各国追求生存及安全的现实间也存在着不一致。因此，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是国家利益和共同体规范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结果。

研究中东国际体系的特点，对理解当前中东的局势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动荡。中东体系的相对依附性使其特别容易被外部影响所塑造，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都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地区内部来说，伊斯兰主义的新一轮复兴方兴未艾，由于中东国际体系所独有的“大家庭”特色，伊斯兰认同正在对民族国家认同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两者之间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地区格局变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Malik Mufti. Sovereign Creations: Pan-Arabism and Political order in Syria and Iraq [M]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F. Ajami. The End of pan-Arabism [J] .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78/9, 57(2).
- [3] Ghassan Salamé.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rab State [M] . London: Croom Helm, 1987.
- [4] Barry Buzan, Ole Waever,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 .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 1998.
- [5]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1991, 67(3).
- [6]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 [M] .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 [7] A.F.K. Organski. The \$36 billion bargain: strategy and politics in U.S. assistance to Israel [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Nadia El-Shazly, Raymond Hinnebusch. The Challenge of Security in the Post-Gulf War Middle East System [M] // Raymond Hinnebusch,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 [9] Paul C. Noble. The Arab System: Pressures,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M] // Bahgat Korany, Ali E Hillal Dessouk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91.
- [10] Raymond Hinnebusch,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M].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 [11] 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 (第四版) [M] .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2] Bahgat Korany, Ali E. Hillal Dessouk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M]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 [13] Shibley Telhami, Michael Barnett.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M] //Shibley Telhami, Michael Barnett.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4] Roger Owen. Arab Nationalism, Unity and Solidarity [M] //Talal Asad, Roger Owen.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 [15]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East Regional System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YE Qing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system, this article figures out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regional system in the Middle East is not a self-sufficient one and its logic of evolution is to a large extent influenced and constra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econdly, it has demonstrated some features of a community due to the long-tim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inks and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ystem; Region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 马丽蓉)